文化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热线：028-86110843
邮箱：ivdb4@sina.com
教育导报

在小学，遇见童年

■ 胡美云

当小学老师最奇妙的地方，莫过于在那些教学的日常中，会忽然被一些熟悉的场景唤醒某段记忆，然后被记忆一把拽进了久远的童年里。

上午课间，我去洗茶杯顺便接水煮茶，左手水壶、右手茶杯，低着头急急忙忙地朝目的地走去，途中碰到几个低年级的孩子，响亮地朝着我打招呼："老师好！"闻之，赶紧抬头回以点头微笑，才发现孩子们早已蹦蹦跳跳走向了操场的中间，像极了一群欢快的小鸟雀。

满脸笑意尚未褪去的我继续往前走，远处是自己班上的几个半大孩子，有的蹲在地上，有的半跪在地上，不知道在玩什么但玩得很投入的样子，也许是听到我走路的动静，其中一个孩子抬了一下头，看见是我又马上低下了头，压着声嘀咕了一句："语文老师来了。"其他几个一听，如约好了一般"哗啦"一下全部起身散开了，带着孩子独有的调皮又羞涩的笑。

以前，我还想找他们问一问为什么见到自己的老师就跑。后来一想，还是孩子的时候，谁没有做过一些像这样莫名其妙的事呢？和他们一般大的自己，不也曾毫无缘由地在老师渐近的脚步声里一蹦一跳地躲开过吗？

那是童年啊，是蹲在地上凑着小脑袋玩一只小蚂蚁也能玩得很欢的童年，是看见自己的班主任来了会像小兔子一般四散跑开的童年，是一面跑着、一面欢快地笑着慢慢长大的童年。至于看到自己的班主任为什么要跑开呢？又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呢？没有人会细问，似乎也不需要什么理由。

这大约就是童年的样子吧——是光看一眼、光想一想，就能如此让人喜悦与怀念的童年。

课间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在操场走一走，看树、看花，看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绿植，看它们在季节里抽新芽、长新叶、打花苞，然后静悄悄地开放，看孩子们打球、跳绳、跳皮筋、玩"一二三木头人"的游戏，或者看他们三五成群地一边聊天，一边分享着小零食。……蓝天白云下，国旗随风飘扬着，柔柔的阳光照在一个个快乐玩耍的身影上，洒在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，洒在写满着快乐的小脸上。这样美好的场景，总会让我有忽然而至的感动涌上心头，会自然地任思绪飘回到久远的从前，和如他们一般大的年纪、正在校园里学习或者玩耍的自己打声招呼。

站在讲台上讲课，看着台下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时；批改作业，看到那些稚嫩而熟悉的字迹时，听着早读课上朗朗的读书声时……那一个个似曾相识的表情，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，还有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笑脸。已经步入中年的我，因为小学教师这样的身份，可以这样幸福地看着、听着、参与着。然后，一不留神，就看到了时光那头，如他们一般坐在小学教室里的自己，那个爱学习、爱笑、爱闹，偶尔也调皮，一心盼着长大的童年时的自己。原来童年从未走远，它藏在每一个孩子亮闪闪的眼睛里，藏在每一句清脆悦耳的"老师好"的问候声里，藏在每一个课间的欢声笑语里。

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，那些遗忘在记忆深处的童年时光，因为孩子而重新鲜活起来。或许，这就是当小学老师最幸福的地方——在小学，遇见了童年，也遇见了最快乐的自己。

如果学生是儿时的自己

■ 张文竹

最近，我在网上刷到一条视频，内心很受触动。视频里，一位语文老师在讲解《画杨桃》时，特意提前买来杨桃。课堂上，老师将杨桃展示给同学们，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，真切地理解从特定角度看，切开的杨桃片形状恰似一颗五角星。

谈及为什么这么做，老师质朴地解释：自己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就理解不了杨桃为什么是个五角星，现在自己当了老师，就想着不要让自己的学生还有同样的困惑。这个杨桃是买给他们的，也算是买给童年的自己。

这番真诚的话语，瞬间触动了我的心弦。这一定是一位总是站在学生的角度、深深地爱着学生的老师。

回想起读师范院校时，我常听到这样一句充满教育情怀的话："如果我是孩子，如果是我的孩子。"直到看了这位老师的做法，我才明白当"如果我是孩子"不只是一句口号，每位教育工作者就能通过一点一滴的细节，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书上的知识。

和这位老师一样，我小时候教学资源匮乏，也没能真正理解这篇课文中所说的："看的角度不同，杨桃的样子也不一样"，直到我长大后，才解开了心中多年的疑惑。

这位老师讲完课文后，还把杨桃切成一片片，分给孩子们。每一片都像一个金黄色的五角星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我想，多年以后，孩子们也许不再记得书上的公式和定理，但这堂生动的语文课一定会印在他们的心底。

生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年代，孩子们是幸福的；遇到这样处处为孩子们着想的老师，更是无比幸运。

作为一名小学教师，这位老师的美好品质激励了我——做一名真正为孩子们着想的老师，用通俗易懂、孩子们更乐于接受的方式，把那些看似枯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。

记得在讲《估数与数数》这节数学课时，我把量杯和黄豆带到了课堂上，一边带领同学们数数，一边启发他们是否有更好的估数方法。起初，孩子们懵懵懂懂，没有任何的思路。后来，经过我的演示，孩子们亲眼目睹了如果通过观察量杯的刻度来估计黄豆的数量，从而提高效率。这无疑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。后面讲物体的质量时，孩子们举一反三，还提出了可以通过测一把黄豆的质量来估计更多的黄豆质量的方法。

如果学生是小时候的自己，我们想给他们怎样的教育呢？往后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无论是老师，还是家长，都应该时常反思这个问题。我坚信，孩子们的学习之路将走得更加稳健，他们的未来也将充满无限可能。

田园有风来

■ 周汉兵

我站在一道田坎上，面前是秧田，背后也是秧田，左边是油菜地，右边是小麦地。一阵微风吹来，秧田的薄膜泛起白浪，油菜和麦穗随风摇曳。这风一来，田园动静相宜，既不沉寂，也不张扬。

我喜欢这样的风，轻盈、舒缓、曼妙。这风从新翻的泥土里钻出来，掠过田野，在村庄里慢悠悠行走，把各种味道搅成一团。泥土的潮湿气味，水塘水田的腥气味，油菜、麦苗、蔬菜、野草的清香味，房前屋后的鸡鸭鹅粪的味道，尚未完全褪尽的各色花香，以及村民劳作时挥洒出来的汗水味道，融合成了乡村独有的气息。

最妙的是，风经过灌满春水的水田时，水里的气泡就忽左忽右地摇晃，水也起了涟漪，水汽似乎在往风的怀里钻，把风沾得沉甸甸的。可转眼间，风又轻佻地在麦尖上、油菜尖上跳起舞来，最后才扑到人的脸上。这风倒也奇怪，分明是热的，却夹着些许凉意；分明是干燥的，却似乎裹着湿润。这风，少了几分早春和仲春的妩媚，但还没有沾染夏风的闷热，更远离了秋风的萧瑟。农人们说，这是"麦风"，专为吹黄麦子而来的。麦风过处，麦浪翻滚，万千株麦秆摩擦发出"沙沙"的声响，仿佛大地在呢喃。

麦田里的老农，弓着腰在看麦穗。他的手粗糙得很，手指关节突出，像老树的结节。只见他双手轻轻拨开麦秆，掰下一颗麦粒，使劲捏了捏，然后放进嘴里咬了咬，随即吐出来。随后他来到油菜地里，看着由青变黄的油菜荚，摘下一个，小心剥开，饱满的油菜籽立即蹦跳出来。"今年丰收不成问题了！"老农似在自言自语，也好像是在说给我听，脸上浮出笑意。我看得出，这是收获的笑意。

一旁的水田里，村民正赶着一头牛犁田。牛走得很慢，村民也不急，只是偶尔吆喝一声。犁铧翻开的泥土，在阳光的映照下黝黑发亮，间或夹杂着去年留下的朽烂了的稻桩。

又一阵风吹来，这次变了方向，带来一阵花香。这花香我太熟悉了，是柑橘花的芳香。4月，是柑橘花盛开的时节。花香里又混着青草的气息，还有不知名的野花的气味。几只蜜蜂在花间"嗡嗡"地飞着，忙得很，我靠近花瓣，几乎是贴着它们的身子拍摄，蜜蜂也不躲闪。

乡村的风不同于城市的逼仄，它总是无拘无束，让人联想到"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"的意境；乡村的风也不同于城市的单调，它不只是天气变化的表象，而总是带着希望而来。风掠过田野，唤醒冻土，催熟果实，带来丰收。到了暮春和初夏，风浸渍过的庄稼就一天一个样儿了：油菜黄了，小麦黄了，秧苗青了，胡豆、豌豆成熟了，新蒜上市了，樱桃、枇杷、油桃、杏子、李子等水果也陆续熟了……每一阵风的摇曳，都标记着农时的节奏，传递着庄稼生长的信号，承载着收获的梦想。

田野的风，分享着村庄的和谐与安详。邻居们亲切的寒暄与问候声，孩子们在田间无拘无束奔跑时的欢笑声，此起彼伏的鸡犬之声，还有乡间货郎的吆喝声，都在风中回荡。最动人的是风与炊烟的缠绵。青白的烟柱刚从烟囱里探出头，就被风揉成了纱巾，轻轻搭在村庄的肩上，成为乡村最温暖、最朴实的符号。这时候，风里就混进了柴火的焦香、铁锅的锈味、腊肉的油气，这是人间最踏实的味道。

田野的风也是带给游子的信。当由青变黄的麦浪翻涌成五线谱，每一缕穿过秸秆缝隙的风，都摇响游子腰间无形的风铃——是想家的时候了，于是急切连通视频，抑或返回乡村。循着田园的风，只要看到了随风而舞的炊烟，闻到了风儿传来的夹着泥土、庄稼和汗水的味道，就知道故乡就在眼前了，家就在眼前了。

远去的蚕桑

■ 靳小倡

在我的老家，桑树是很常见的一种树，它们夹在杨、柳、桃、楝之中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它们也不高大得像刘备家乡的那棵，"有一株大桑树，高五丈余，遥望之，童童如车盖"，因而引发刘备"我为天子，当乘此盖"的豪言壮语。在我的家乡，桑树大多只有手腕粗的树枝，长得倒也茂盛。

在历史上，我们与蚕事的联系非常紧密，传说蜀人的祖先就是"蚕丛氏"，这就是李白《蜀道难》中的"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"一句所本。古代写桑树的诗都很美，显示了人与桑树近距离的接触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："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。女执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"古乐府《陌上桑》："不知谁家子，提笼行采桑。"唐代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："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"宋代范成大的《田家》："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"

我小时候跟母亲一起养过蚕。从蚕种开始，用卫生纸或棉布包着，放在离火炉不远的簸箕里。当一条条黑褐色的蚕虫从蚕种的壳里爬出来时，桑树也开始发芽了，要找到嫩桑叶是一件难事，好在养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全家人几乎都得参与。我每天都惦记着给蚕宝宝找桑叶，萌发出一点责任心的嫩芽。有时放学晚了，自己顾不上吃饭，也得先去摘几片桑叶让蚕宝宝吃饱了才安心。

嫩桑叶要到郊外去找，走很远的路。人小，树大，要攀爬。小孩的幸福总是静悄悄的：有时运气好，找到一棵野桑树，而且是棵小树，就会不吱声地独占整棵树，小手鸡啄米似的采摘嫩叶，都还没有一分硬币那么大，用毛巾包好。有了桑叶，自己在伙伴中就能大声说话了，就像夏天一场大雨过后，田里的稻禾吸足了水，腰杆会挺得特别精神。桑叶多了就要储备一些，方法就是将桑叶铺在湿毛巾上，一层桑叶一层毛巾，每天要给毛巾浇水。储备叶拿出来水汽重，要放在掌心里焐一焐，让它暖一点、干一点，蚕宝宝吃起来才舒服一点、不拉肚子。

我彻底告别蚕事，是因为初中时发生过一件事：随着蚕的不断长大，成年蚕堆在一起，成了"蚕丛"，吃起桑叶来能听到"沙沙沙"的响声，像下雨一样。开始只需在周末时候采一背篓桑叶，就能对付一个礼拜。后来，每隔两三天就得去采一次；再后来，每天去采都应付不过来，差不多每几个小时就得去采一回。我学习任务重，精力不济，有几天，大雨连绵不绝，好几个晚上喂食的桑叶不够，满架的蚕虫饿得奄奄一息，待天空放晴时，蚕饿死了大半。在高中学过指数函数后，我才知道指数增长的厉害：蚕虫啃桑叶的速度随着它们天龄的增加是以指数形式增长的。

而今，蚕事在我的故乡已经式微了，母亲与蚕也断绝关系好多年了，人们也不再与桑树合作，双方停止了往来。乡人没能改变桑树的命运，桑树却多少改变了乡人的命运。《诗经》中的桑树、乐府中的桑树、唐诗中的桑树被迫韬光养晦，从男耕女织的习俗转变为渐行渐远的记忆。

有诗人写道：一株桑树，就是一位站着的母亲。童年时母亲跟我一起养的那些蚕去了哪里？童年时养蚕的那个我又去了哪里，将要去向何方？

一个人的大风

■ 孙君飞

周五下午放学后，家长接学生回家过周末，我滞留在支教的乡村学校，独自一人经历了一场大风。

天黑前，我像往常那样打了半小时篮球，然后在住室处理手机信息，读书读到有倦意，便熄灯休息。夜里12点左右，我被一阵阵怪叫声惊醒，仔细一听，原来是大风刮过高压线、树木或者某种孔洞发出的"呼呼——呜啊——"的声音。起风前，我看过天气预报，是大风预警，不过现在有什么可怕的？所有的孩子均已离校，教室的门窗都提前关闭，自己住处的木门也反锁好了，再听一会儿风声，我照样可以安然入睡。

5分钟……10分钟……我却越来越清醒，躺在床上倾听大风呼啸的声音。风声我再熟悉不过，学校建在一处高岗上，后面即是庄稼地和旷野，容易受风，大大小小的风在这里畅通无阻，我听过无数次的风声，"呜呜"的，或者"呼呼"的。上作文课时，我还打开教室的每一扇窗户，让孩子们仔细听风声，感受风携带过来的气息和冷热，想象风究竟是什么样子。然而今夜的风声比以往更响亮、更迅疾，就像一头怪兽在我的窗外咆哮怒吼，风中有许多手臂在推搡着墙壁、门窗和树木，我听到旗帜在风中"啪啪"直响，如同放鞭炮，还有什么铁制东西砰然倒地的声响；除了自己的嘶吼，大风夺走了鸟叫声、河流声和人们的梦呓，大风不允许比它更响亮的声音存在。

整个校园灌满了风声，整个旷野漫在风声里，风声好似洪水一样汹涌着，没有方向，一切东西都是它冲击的目标，到处都是风声的涡旋，连我的耳朵都开始跟着旋转，微微眩晕。大风听起来无边无际，正刮在兴头上，它丝毫不考虑减弱，更不准备停歇。

风声持续不断，近在耳畔，惊心动魄，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简直想拉宽耳朵，捕捉每一处细微的声响。校园的桂花树、香樟树和松树上均有鸟雀筑窝，有一处鸟巢低到老师们触手可及，许多孩子也知道这处鸟巢，有鸽子样的鸟儿在孵卵，他们进校后宁愿绕行，也不会好奇地前去打扰。我最不愿意这个鸟巢被大风刮倒在地，当听到一些树枝被大风折断的声音，我心里不禁慌乱起来，很想起床开门去看看鸟巢安然无恙否。然而我又能怎样帮助鸟儿？将鸟巢捧回住室，等风停后再还回树上？也许我带给鸟儿的惊扰，比起大风更不可接受吧？……想到这里，我放弃了保护鸟巢的念头，鸟儿应该比我更有应对大风的经验。

住室内隐隐约约有了尘土味儿，顺着门窗的缝隙，大风给我送来了礼物，还有很快降低的气温，肩膀、手臂逐渐感觉到寒意。我摁亮台灯，明亮的灯光中似乎有灰尘在飘浮，忍不住咳嗽两声，跳下床来到窗前拉开帘子，窗户没有关严实，留有一道细微的缝隙，大风竟然强行挤进来，企图将室内变得跟旷野一样。我急忙关紧窗户，除了风声，大风别想再送我任何东西。我拉开前窗的帘布，看了看校园，天空暗黑，看不见星月云层，也看不清楚楼房的身影，近处的树木模糊一团，被大风撕扯成一块可疑的背景。空气中充满动荡不安，隐身在夜色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在摇晃、呻吟，传递着不为人知的消息……

我无法做更多事情，只好回到床上躺下接受大风的"催眠"，不知过去多久，终于睡着了。

天一亮我就醒来，小心地打开门又锁住门，不让沙土和树叶飞入住处。我在校园里顶着风走了一圈，到处都是折断的枝叶，干枯的松针一根根紧贴在地面上，并不凌乱，清晰地描画出大风掠过的轨迹；状如葡萄干的桂花树种子跌落一地，没有一只鸟儿前来啄食。大风依然狂暴，将红叶石楠的叶子全部翻转过来，露出叶背，灰白一片，花坛一角的油菜昨夜已遭大风摧折，向着地面倒伏下来，可惜了那些青青的种荚。

看过每一间教室，门窗都完好，室内的黑板、桌椅、电扇都完好。我又来到同事们的住室前，发现一家的防尘竹帘被大风刮断了绳子，掉落在地，我卷起来放好；还有一家的窗户只关了一半，大风竟然从室内掏出长长的帘布，让帘布在窗外来回扯动，发出犹如鞭打陀螺的声响，我收回帘布，关好窗户。一路看下来，其他地方都无大碍。

我抬头望了望天空，大风已使整个天空变得灰黄，大概不仅是云层，还有漫天尘埃，大风过处，无不变色、变形、降温。我特意看了看树上的鸟巢，它们都在，最低处的那个鸟巢也在，巢中鸟儿仍在安静地孵卵，见我前来，只动了动脖子，圆溜溜的眼睛眨也不眨，对大风和我的问候都无动于衷。忽然听到几只鸟雀在歌唱，就在校园的这些树上，尤其是那棵树冠圆满的桂花树，雍容镇定，猎猎大风中，它只是婆娑而已，吸引一些鸟儿在枝叶间啁啾鸣唱。

返回住室前，我扶起一个倒地的铁皮垃圾箱，转身没走多远，它却又被大风推倒，砰然发出一声巨响，惊得鸟儿们纷纷离开树冠，迎着大风到空中飞旋。只有等大风停歇后，我再去扶，它倒在地上呈匍匐状，反而更加安稳。

回到住室，我关好门窗，吃过早餐，开始浏览关于这次大风的资讯，有文章称这是一次"历史罕见"的极端大风。在这所乡村学校，我正在经历这次大风，幸运的是这里损失不大，打电话问了老家的父母，那里也损失不大。有的地方损失就比较大，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已看到树倒、墙塌且砸中汽车的图片。大风总会过去，我们应该从中思考什么呢？一篇文章在结尾写道："在大自然面前，唯有加倍小心警惕。"是的，这也是我在思考的。周一，孩子们返校后，他们会在黑板上看到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

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：610225 报址：成都市双流区黄荆路13号 邮发代号：61-30 广告联系电话：028-86140497 定价2.00元 本报法律顾问：万刚律师 电话：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：川广登字[2020]0011号 印刷：成都博瑞印务有限公司(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园三色路38号)